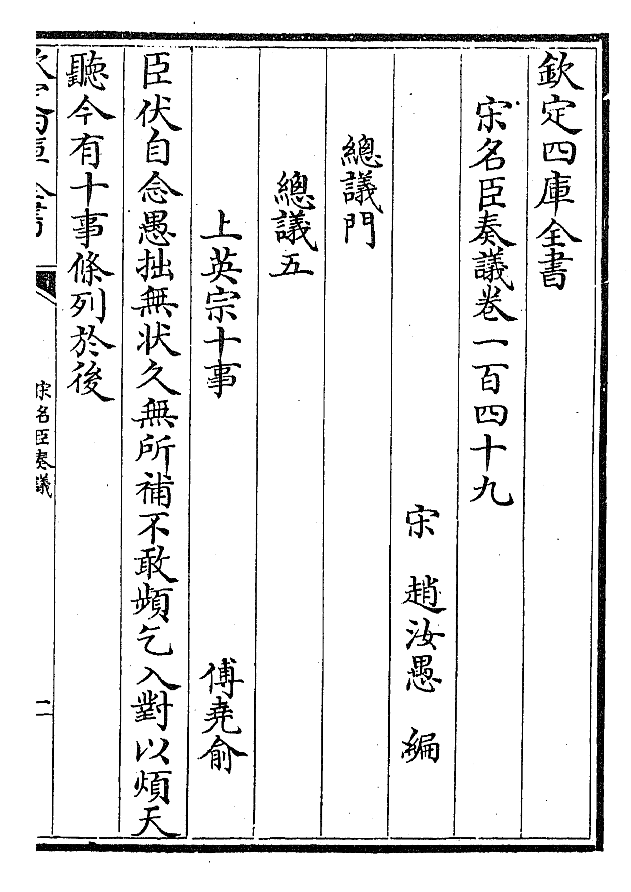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總議門

總議五

上英宗十事　傅堯俞

臣伏自念愚拙無狀久無所補不敢頻乞入對以煩天聽今有十事條列於後

一竊見軍營摧倒極多材用人力卒未能辦集恐朝
廷以軍人暴露督役苛急今積潦方甚天氣漸寒
伏乞據材用人力以責功限但使無惰慢者足矣
如此免使役之人更生咨怨且令營造頗得堅備
一竊聞僧慶輔内降指揮與鑒義雖未即施行候有
闕與試綠斜封内降今古以爲惡政不意陛下復
啟其端在先帝詔條慶輔合行勘責臣以其事小
不欲露章奏劾伏望今後如此等事一切停罷

一竊見近日擢用多新進之士久在仕塗者豈皆是非材今充滿外庭率未聞選擢此曹既無崇顯之望益自懈退伏望參用舊人以勵其力

一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今百司備具而每有興作營造必差他官領之故耗蠹益多而不中程度伏望一切委之有司茍不修舉則重行降黜

一伏見三代治道猶不免弊必隨宜而救之昔周人尚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忠今風俗多

浮文少實事可謂弊極矣伏望進質樸悃愊之士抑華而救之

一竊見近日王宮官進用頗速臣以為選材以輔導皇子苟得其人宜頗持久庶相諳悉有所裨益今開王邸廼仕官之捷徑耳惟陛下留意

一伏以以疏間親是謂不遜臣雖至愚荷陛下拔擢過寵不敢以疏遠自外輒及陛下之親者然非敢有所間也今遭遇陛下者人多附而趨之其識分

守道者必不肯輒為此態有附有不附則愛惡隨而生矣其毀譽之言望陛下審察

一伏見先帝事無巨細必徇至公雖輔弼恩倖一有公議無偏主者故大臣與内臣無極盛之權所以多歷年所力省而無事不知體要者謂先帝崇奬言事者過當宜一切矯之臣以為果如是於陛下無益適足長輔弼恩倖之權耳恐陛下久逺力費而事多雖欲悔之無由也

一竊見士大夫以至吏民皆以陛下為不納忠諫陛下以睿聖之資而得此聲於天下豈不惜哉臣覩聖度閎深雖苦言訐斥亦不加怒所少者未能擇善而從之耳不能擇善而從雖日對千人且無益於事臣恐朝廷之公議日尠陛下之聰明日塞此事非細願深思之

一伏見近日陛下於皇太后禮意有加兩宮頗甚懽睦雖禁庭邃密莫審端倪然其知者莫不慶抃陛

下畏天戒進修子道此事宜不虛矣願陛下日謹一日益盡孝誠天將報陛下以大福固不獨人情之悅喜也

右皆當今切務有益光明輒効知無不言不復更擇臣既不敢徒為高論又不敢飾為繁文言淺意深願陛下必賜收采治平二年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神宗十事　程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情極乎理雖二帝三王不無

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茍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之人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

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概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施設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逹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

職歴二帝三王末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産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平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

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而制之哉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

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
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
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
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
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
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
縣有年歳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
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

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酌古變今矜孤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

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唯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獘之極矣唯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久長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

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撿節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論豈徒若

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熈寧二年上時爲監察御史

上神宗論時政　富弼

臣近者因拜謝章輒敢畧具南事附奏伏計愚懇尋達天聽竊慮大擾即已竄歸然王師遂行必謀弔伐水陸並進威德兼施若夫討禦之方得失之際則非臣庸之所預知也伏望陛下密詔郭逵等候至二廣孰計攻守利害速具奏聞可往則往如不可往則令别圖去就以全王師之重海嶠阻遠恐難責其固必也臣又竊聞秦

隴之外數年用兵尅取熈河等五州別立一路闢地進境開拓故疆誠爲國朝美事足光史册也然而遠近共傳當時殺戮人命不可勝計費耗財用莫知紀極是皆主事者公爲欺罔不以實數上奏致陛下無由得聞而進止也今既立成部分建置官屬屯兵守禦各有定制即須所得之地所出之物以供贍一路自能取足不假外求然後可爲長遠之利遂成開拓之益則向者人命不爲枉殺財用不爲虛費也奈何罷兵後唯聞朝廷自

京師輦運金帛監司從内地支撥糧草增添轉遞遞鋪奔走不絶於道滔滔而去尚云不足一二年來又云彼中米麥每㪷計錢四五百文賤亦不減三百以上公私皇皇汲汲日憂不逮若常如此則不唯枉殺虛費而又自此國家府庫如何供億民間物力如何出辦遂使官私俱困得之何用況陜西之用即今上下窮窘已甚事苟得實臣竊憂之伏願陛下親選無所畏憚公忠臣察不與其時用事人為黨者往彼按視土地可耕否所收

物貨足用否人情可安否久遠可守否俟得其實然後委二府會議方見經久利害如何若不審行考校但務竭力勞費臣謂末等之家有十金之產者且猶未肯如是況乎為天下之計哉惟陛下深切留意也唐宣宗朝北方亦曾自舉十數州內附未嘗少加攻取既而供饋闕乏終却叛去唐亦不復顧藉更乞畧賜檢詳亦可以為證矣臣又竊聞代北之地狄人妄有爭占意在先發殊無義理朝廷以其倔強難制遂欲盡與此說傳播甚

慼然終未知虛的萬一是的則聞者莫不憂駭何哉蓋夷狄貪婪後患彌大彼曲我直事甚明白且宜以理辨折未易可許昔趙王欲賂强秦六城而虞卿不從東胡欲求匈奴甌脫而冒頓勿與觀其簡册足爲龜鑑陛下取此二說以今疆事反覆參校始末輕重與二府議定決然利害奏禀而後行此須特出宸斷也臣又竊聞累年新法所行之事條目甚多陛下近已深見爲害但虛懷隱忍未即更張此誠大得爲君之道從容優裕而

不欲迫急也然所謂爲害者皆害及天下之人被害既久則豈尚容舒緩哉度今事勢正如解倒垂之急唯恐解之不速也亦如人之感疾疾深則難愈木之受蠹蠹深則難補惟陛下所見害事既明芽蘖已著者宜早圖之必無太早之失更或稍緩則遂成疾蠹深患朝廷益難奠枕矣況天下不以賢愚共知陛下始欲講求大治比迹唐虞前代帝王用心非所能及而不意爲人所誤至此事皆成獘究其端由實非陛下之失唯是衆口共

責爲諫者恨不食其肉焉今聖情既已開悟稔知其非而猶隱忍護惜不速更張却恐遂玷聖德也臣更願陛下於左右臣僚中不以職位高下常視其反覆狡獪者疎之純良方正者與之反覆狡獪者雖有姦才强辨可以惑人其如自取名位及援引親舊結成朋黨互相保庇表裏膠固牢不可破如此之類者豈可置之左右而任之以事乎盖本無一定之志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必無忠藎慤實安肯乃心於國家也純良方

正者才辨誠有不及狡猾之人然其心不二持守堅篤中立不倚傍無朋比用之則直道而進捨之則奉身而退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忠亮之節至死不移不肯欺昧朝廷自求多福如此等人終無妄誤必能為國家立事假有未能立事者亦不為害也陛下臨御既久當盡照見固難上逃聖鑑此尤宜常掛宸念恐非須史可忽也緣誤用一二姦人則展轉援致連茹而進分布中外大為朝廷之害卒難救整唐文宗所謂破河北賊易破朝

廷朋黨難者正為此也天子無職事唯辨別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切乞謹之臣狂瞽之說實有愛君憂國之心固無他志伏乞俯賜聽納早賜裁處不勝宗社生靈之幸熙寧九年四月上時以司徒致仕

上哲宗五事　邢恕

臣竊惟皇帝陛下纂紹大統太皇太后陛下躬親庶政于茲累月政事之大者畧已損益施設矣然自古已來政事出房闥其患常在大臣擅權同列睽乖互相傾軋

羣下各有附麗造為朋黨則不能同心協力王室卑弱而太皇太后聖情簡嚴其於政事無有適莫唯是之從務合僉諧不信偏入之言不惑背憎之說聽言必驗之以事疑似必究其情實故左右不得以誣欺相傾軋如是則羣下固無所附麗不得造為朋黨矣前代母后臨制常患外戚僭驕盈溢交通請謁以紊刑賞而太皇太后爰自內輔英宗檢制外家曲有禮法以致揔覽政事族人畏謹加甚前日則外戚固無驕盈之漸矣漢唐諸

后苟專聽斷者北司要人未嘗不鼎貴強盛而太皇太后端居凝然罕所降接雖至親近持法謹嚴不私假借泊然無欲自宮省老於事者率以爲莫能窺測無不惴惴小心則北司固無貴盛之嫌矣自先皇帝寢疾外廷大臣曾未及建一言而太皇太后獨斷出於聖心儲貳之建旬浹已前固已先定及先皇帝奄棄羣臣而皇帝即大位太皇太后以嫡祖母保抱攜持天性之親根於自然間諜之語不起慈愛之聲日聞至於拔用人材修

舉政事自前世以來號為明王聖主殆無以過制政下令不出房戸簾帷之間而恵澤流於八區仁聲動乎萬里誠能益虛聖心務受盡言克勤以繼之則巍巍乎赫赫乎書契已來未之有也然而太皇太后止於今日便謂天下無事可以高枕而臥則固未也何則今邊兵未解夷狄方將窺伺中國動揺疆埸以修怨刷恥坐費厚賂而民力積困今幸年穀豐稔政事設張雖已先其急者而恩澤未浹惡吏尚繁命令之出或未能奉承而朝

廷美意不得下究倘遇饑饉師旅天下未免猶有盜賊之憂此正聖心夙夜焦勞講求治體之時大臣忘身徇國背私向公同心合力之日臣請姑條五事以獻臣竊惟皇帝方育徳思道未即親事太皇太后雖摠覽大綱而不悉留神於細故則不得不倚辦責成於大臣所以布為朝廷耳目賴以互相撿察者不得不備設臺諫大臣誠能存心盡公處事必當則臺諫雖設而可以無言陽城為諫議大夫六年未嘗論事及徳宗罷陸贄欲相

裴延齡然後以死固爭若陽城則所謂達大體也至於
臺諫時論細故末節以摧折大臣爲大臣者誠能體國
則亦不宜以此嫌忌臺諫朝廷亦不當以細故末節而
於大臣輕爲厚薄進退如此則國威伸於上主恩行於
下大臣得體而臺諫舉職矣唐德宗初即位代宗將藏
山陵禁屠殺而郭子儀家奴殺羊裴諝以職事劾奏或
曰小事不足以傷大臣諝曰尚父方貴盛天子新即位
必謂黨附者衆故劾其細過以明不持權也吾上以尊

王室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若裴諝者可謂有遠慮矣今誠備設臺諫而大臣存心至公所失不過細故末節則不言者固爲達大體而言者未害其有遠慮也然則增廣臺諫之爲有益明矣如是則朝廷耳目布於下而太皇太后可以雍容頤養保心固體萬壽於上仁宗末年大抵淵默罕復親事委政大臣大臣不敢懷姦挾私者用此道也而況太皇太后振提其綱領乎雖然設之不得其人猶不設也臣愚以爲莫若深詔大臣人各舉

其所知而後合議於上前太皇太后考其素履有某事可稱有某節可尚然後舉而用之則所失者亦鮮矣一也古者天子一歲或五歲一出廵狩察吏善惡究知民間疾苦後世人主深居九重之中不能冒風雨犯霜雪爲寒暑之所匽薄疲筋力於道路自秦以來始置御史監察郡縣而漢改爲刺史乘傳行部歲終得奏事京師唐之所謂採訪使今之所謂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常平倉官之類皆是也此即代天子廵狩者其任不輕

也明矣國朝故事率先歴知州差遣然後擢爲監司或自通判先擢擢知州然後擢爲監司自通判擢用者間亦有之而幾希矣唯是臺諫官出爲監司乃有資序未深者然昔者官未陞朝則不得舉臺官朝官往往曾歴知縣比爲臺官又爲監司則資序亦率通判已上當是時監司高者歴知州下者率歴知縣其更事老成可倚辦者多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魏太祖曰吾非聖人也更事多矣然則老成人固重於典刑而更事多

者至竊比於聖人則老成人更事之爲益亦明也古之
任人所以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者蓋此意也頃
者方急人才以便事功初置提舉官率用京官爲之有
朝脫銓選暮爲監司者此乃一時用人之意非持久經
遠之法也故先帝末年選用尚書省官非知府不得爲
郎官非通判不得爲員外郎則先帝固知資序之不可
廢而老成更事之人有益也特以施設先後有不暇給
故於監司未遑釐正耳今誠深計天下之利害郎中員

外郎典領職事止於一曹而監司按察乃一道遠者綿地千里州縣百數官吏數百千而戶口生齒以萬億計則其利害輕重不相準明矣然而資序之限特設於郎中而未及於監司者豈先帝開其端而資其終者有待於今日乎臣愚以為提舉以上非通判資序自今不宜除授即自臺諫除者不在此限庶得吏事老成之人布為監司而天下之民浸被聖澤此今日之急務也且又可以息馳騁之弊而使官吏稍安職業于以收成材矯

薄俗所謂一舉而包兩利二也商書曰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古語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周之太王為狄所侵以愛惜民命去邠遷岐寧棄其國不忍鬬其民詩人以為太王肇基王迹以得其民也此孟子所謂得乎丘民為天子者也夏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然則民之急也如是三代而下西漢之文帝東漢之章帝號為仁德之主竊讀二帝本紀恤民惻怛見於詔令歲歲有之漢

宣起於閭閻知民疾苦時之要務每歎息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漢郡太守得自辟除進退縣令長太守得人則縣令長無不良故漢所選用者惟二千石耳隋唐以來州縣守宰率皆命於朝廷則郡縣最爲親民之任治天下者以民爲急而守令最爲親民不可不選不可不激厲唐之開元號爲盛際所以致之者有姚崇宋璟以爲相也臣嘗讀元稹連昌宫詞稱姚宋之所致治之大畧不過於燮理陰陽偃戢兵革遴揀守

令皆出宰相而已比歲守令善狀罕有聞焉詢諸往來或舉一路郡縣百數而良守令難以屈指一二計則生民受獎者為不少矣方朝廷用人如不及之時掄選才能比比出於疏賤而獨於守令以治績超擢者無幾也得毋偶未之及耶令誠欲簡拔守令以勸循良使惠及吾民則先謹擇監司非其人則朝廷雖有甄別守令之意而監司蒙蔽朝廷不得其事實則所謂良者不良所謂能者不能矣臣愚以為今日天下監司未足倚信則

莫若先救執政大臣聚議博採拔求守令治狀尤異者數人舉天下之廣宜不難得大抵宜以愛民惻怛為先奉公營職為後蓋後世之法茶鹽酒榷征筦之利多岐雜出不若堯舜三代之法一出於愛民故唐陽城有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之語而德宗嘗令縣令對策宰相欲第其高下未知所出薛珏曰今取縣令不專文辭宜以意在愛民者為先也宰相從之既而所取莫不得人則守令宜以愛民惻怛為本亦可見矣以此求之誠得其

人則其資任高下優加進擢見於訓辭務從襃異且以
屬天下所取不過數人而為守令者莫不慕效則四海
之内億兆之衆人人被潤澤蒙厚德矣然後深詔御史
臺舉劾監司尤無狀者稍加澄汰監司之選既清而付
之以考察則守令之良能者必出矣三也有子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或問揚子曰桑弘羊權利而國用足如
何曰譬之為人父而權其子縱富如子何未有子富而
父貧者也禮記大學亦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故

曰富有天下則天生地長舉天下之物莫非人君所有
在民在君誠無以異前日陝西五路進兵百姓負糧入
界和雇一夫率費百千初時民力尚全莫不相率竭其
力以應命及後再三調發民力弗堪王師迄不能再舉
然則民力弗堪國家固不能以舉事則富民者乃所以
富國也漢武帝末年深悔既往之征伐下哀痛之詔罷
輪臺之戍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此武帝所以爲雄材大
畧蓋能知悔又知所救敝也唐自中葉巳後既經安

史之亂王室微弱藩鎮強盛皆自擅其財賦故有常貢之外別進羨餘以布恩寵人主急於用度因而假借蓋以方鎮既擅財賦朝廷難於調發故耳今四方萬里內外一體詔令一出迅如雷霆屈伸自如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縣官之於百姓即有所取何求不獲不必令轉運使於平居無事日為倉卒征歛之計時以民財濫圖恩賞也昔仁祖時蘇順元為淮南轉運使嘗進羨餘有詔免劾所進錢止令留住本路以備災傷臣愚以謂

今日誠欲生民蘇息遠近蒙福宜下詔書明敕諸路轉運司不得獻進羨餘即歲計有餘可但令留充本路次年支費抑非徒此而已也發斂之際又有抑配之獘支移折變之苛官出則以陳粟腐麥代見錢支俵如充青苗和買之類以率計之號為千錢者民間所得不過數百此所謂抑配之獘也賦入則法當近送者又令遠輸如南州所納則支移北州道理皆遠負輦滋費則併以脚乘課令出錢法當出粟者乃折令出麥麥固加貴於

粟既已出麥則又折令納錢錢固難得於麥矣於是有斗當三四十金而所納至於百錢者轉運使止以欲唾措麾坐獲倍利此所謂支移折變之苛也凡此皆法所當禁而轉運使比多公違詔條無所忌憚顧赦所在安撫使都鈐轄提刑司覺察聞奏及許州縣守令吏民自陳如此則掊克之吏庶知畏戢矣且青苗錢取息終歲不過二分而向者議論紛紜累年不定今轉運使公違詔條肆行抑配支移折變旬朔之間取民倍利豈不甚

哉或曰轉運司財賦所仰給今吏之太急將無以舉職是大不然使轉運使果才歲計所須止於詔條之中自可以應辦有餘剩復歲計之外朝廷不求羡溢加以善政所感年穀必應租賦所入不緣水旱蠲減何患不足豈有公違詔條力脅州縣出則以片言估物而就高價入則以尺紙麗色而取貴直以此論功無異戲矣此正不才者之所為又法所當禁何謂吏之太急哉四也賈誼有言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故人主之勢非能獨尊也自一命之吏累而至公卿次第益尊而人主加焉然後為至尊耳國朝故事拜宰相樞密使官必除侍郎同知樞密院已上必除諫議大夫三司使必除給事中若侍郎權御史中丞必除諫議大夫以直龍圖閣權領邊帥官小猶除正言自天章閣待制已上則固準此四方大郡帶都鈐轄或大都督府為守者非帶館職則諸曹郎官吏民聳然知所尊奉以其異於他官也權同

知樞密院已上皆政事之臣權御史中丞乃紀綱之任而三司使實主邦計故高者則必處以侍郎其次則兩省官為之諫議大夫是也直龍圖閣為邊帥事任要重天章閣待制已上乃侍從官故必以小兩省官為之正言是也假使不論職名而官直為正言則固已可貴矣當是之時官職清濁高下錙銖方寸皆有分別不得淆亂踰越故朝廷尊榮人知嚮慕先皇帝獨患名實不正故改為官制以寄禄官寓品秩名實既正而推行之日

淺其於甄别流品遷叙次第固未有暇向者官制雖行
而有旨命兩省官修補其法則此固在所講也今以堂
堂有宋盛明之朝自尚書已上率多試官豈不陋哉然
爲尚書者原其所自來則皆嘗歷學士職其品秩與尚
書不甚相遠爲侍郎者率多由天章閣待制除用與侍
郎名品亦畧相當然一爲職事官則必除去職名故有
承議郎試尚書者見者不知其職嘗爲學士也第見承
議郎與昔國子博士等爾乃爲尚書豈不可輕哉名藩

大郡或臨制一道或鎮一都會而既無三館貼職又無諸曹郎中員外捨直龍圖閣待制已上則皆朝奉朝散郎若大夫爲之其下與通判簽判知縣監當官名無異也内外體勢浸以卑損上下陵遲吏士軍民率有慢輕之意陛廉太削非所以尊朝廷也加以官制之行于兹已逾三年率以滿任令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給事中侍郎遷比待制爾若遷尚書則爲太峻即自諫議舍人給事遷待郎則與自大卿太常少卿除侍郎者爲一等反

不爲之遷矣是遷敘未得也今欲除用人物或資與官相對而其才不必稱或才與事適當而據資不相準譬猶戸部侍郎闕爲天章閣待制固可入其才不必稱爲龍圖閣直學士才或稱任則資不可屈是除授未便也䂓自直龍圖閣而上所存職名皆禁輿殿閣圖書之任令以寄禄官在外則有加焉而在京師則不可本末倒置體勢未順且朝廷職名本待賢俊今雖其人宜在朝廷而一除職名則必出補外如趙彦若可以留備臺諫

而緣除龍圖閣待制故出知亳州孫甫年少任職可當
省部繁劇而緣除直龍圖閣故出知陜府授受之際已
見其拘牽矣臣愚以謂今日官制之論不過泰漢漢之
加官若諸吏左右曹散騎給事中之類即今之職名也
官制祖述止於唐六典而三館貼職集賢院學士六典
具載本職施於朝廷今自直龍圖閣已上職名誠許令
職事官兼帶則不害其為正名也而又有三利焉以待
制學士職為尚書待制則試官可去中外有所瞻仰吏

民知所尊奉陛廉之勢益峻而可以尊王室隆主威遷授之際職雖學士可以下為侍郎待制可以兼領卿監直龍圖閣可以冠省寺之職為官擇人無所留礙殿閣圖書之任得兼内外本末不至顛倒體勢順序所謂三利也故事職名自校勘至龍圖麗而論之猶有四等其上又有集賢殿史館修撰集賢院視職事之高下官品之大小而加焉亦有始加即為修撰直龍圖閣者必其差遣内則三司副使同提舉在京百司之類乃得為之

外則帥臣三路轉運使江淮發運使久次為監司典大州若都鈐轄大都府之類乃得為之其他皆以歲久次第累遷而後至職雖為直龍圖閣修撰又必差遣事任要重然後得遷待制諫議大夫其法至詳密故朝廷用之有所勸激而士大夫由之以進不得僥倖今既盡削去三館貼職而獨存直龍圖閣凡須寵以職名者無有高下一切為之故有府界提點而帶直龍圖閣者今日與之既失於太優而後日一遷則其上為天章閣待制

將又失於太峻於此時不復早計前慮則他時用之必
困者也今果職名爲可去則當一切除之然而直龍圖
閣之類尚存者果不可去也職名果不可去而待制以
下獨存直龍圖閣何哉今既獨存直龍圖閣又必以寵
帥臣資望之淺者欲以聳人觀聽也然而聳人觀聽者
不獨至於帥臣而後然其餘典大州當方面據都會若
江淮發運使三路轉運使之類皆當係人觀聽者也今
寄禄官既已通爲一等又無清曹郎官臺諫之屬則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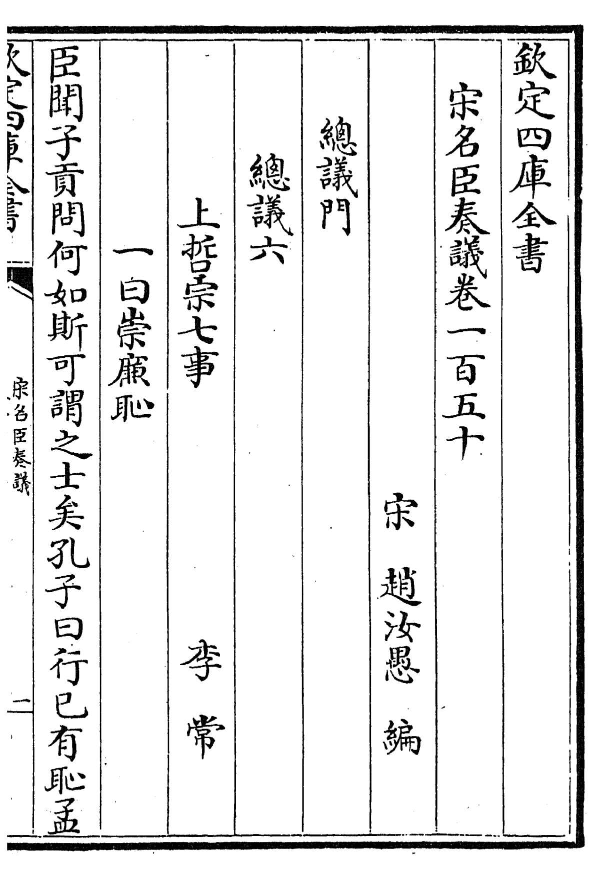
以稍辨異者唯有職名爾而一以直龍圖閣待之其可乎臣愚以謂昔日館職為優幸者唯為校理一年即理通判資序三年理知州為太過爾今誠於此裁損率以二年成資為一任而盡復校勘已上至修撰等貼職此固於正名於官制可以並行救其所不及使高下等級粲然有序朝廷用之而有所激勸士大夫由之而不得僥倖流品分别吏民尊信五也今誠行此五者皆國家之大體時之要務以太皇太后之聖智宜無所疑即參

之大臣訪之羣議恐無以易五者畢行私徇滅而德意彰民心固而主勢隆然後揆之以道將之以德以虛心爲本以無我爲用唯大公是存唯至正是守無有偏黨唯是之從所謂道也體道而不失不爲好惡所奪不爲喜怒所遷有得於身所謂德也道德立於上而公卿觀法於下上下相濟然後奬忠義以尊吾君長廉耻以消羣枉用人必以信行爲主而後論才能考績必以功實爲先而後責文具謹擇能吏練習公家臺省故事者裁

省簿書行移務在先急闊畧苛辟使人力足以勝事做唐律令格式事有經常者著為定式不須上問官曹小事有所建請次第得專裁決不必一一奏覆小懲大戒付之省寺俾得譬督吏之違慢以防滯留如此則小大畢舉太皇太后可以優游泮渙質成於上保護將就皇帝聖質至於成德則所謂宗社之慶蒼生之福豈有極哉臣自惟太皇太后親政已來首蒙拔擢度越比倫則臣之所以圖報效亦不宜自同於衆人冒瀆宸嚴臣無

任祈天倈命惶懼屏營之至元豐八年上時為起居舍人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九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

宋 趙汝愚 編

總議門

總議六

上哲宗七事　李常

一曰崇廉恥

臣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曰行已有恥孟

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而管子亦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古之聖賢所以崇尚廉恥如此其切而後世或置而不察良可駭也昔董仲舒當漢武之時歎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蓋廉恥不崇於世則名分不足以塞覬覦賞罰不足以正功罪公議不行人才日壞欲相與隆政治何可得也臣伏見熈寧已還急於事功易於揀拔超越倫等罕循資格謀利者計息以均賞獄者巧詆以拜官矯誣傾奪肆不顧忌今雖窒其所以

致之之源而流風餘弊尚有存者士不修己而以干進
爲事不務率職而以請託爲先每詔下薦士則自媒者
盈卿士之門屬託者交車馬於道違公議者莫愧乖物
理者不懲以得爲心寧復愧畏此風寖長爲獘甚大臣
愚欲望聖慈深詔有司訓以治體簡求忠實廉退之士
進之官師以厚薄俗其不懲艾仍委御史臺彈劾則人
知修方而賢不肖別矣賢不肖別於朝則愚夫陋俗亦
知化矣

二曰存鄉舉

臣聞周之取士也其書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未聞以文章選賢也後世法敝衆弊紛起下之人不復以誠事其上而上之人何復誠信而聽之哉此鄉舉所以終廢而試藝之法不可革也今天下三歲一考士初試於其鄉州再試於京師而官之曾莫原其修之於家行之於其鄉黨朋友者何如也士知不考其素而唯文章之工寧復有自重自修之志哉設有自

重自修之士資質粹美問學深博其忠足以事君其才足以治民而不幸不工於文章則終身不得齒仕版立朝廷矣豈不可爲之長太息也今有徑寸之璧棄置而不貢之朝莫不爲之恨自重自修之士不貴於珠玉哉此臣所以爲朝廷惜也臣愚欲乞詔天下州郡當貢士之歲許於解額内別試而貢一人擇鄉黨孝弟忠信通博之士俾其間閭里之善士以告守令守令伺察而告之監司監司覈實果否而上之禮部禮部萃而察之考其所

學等差而上之朝廷朝廷隨其等差參諸貢士而官之仍命有司立為條約無則闕之有其人而不貢則治之舉非其人則坐之如此在天下之士各知修方以行已則以文章選士之弊有時而衰矣

三曰別守宰

臣伏以四海九州之大生齒之夥朝廷不得家治而人教之也為之衆建州縣張設官吏約以詔條使人循理而趨善安土而樂生雖然朝夕與民相親而易致感者

莫如縣令郡守次之監司又次之今吏部之格雖曰以舉官為縣令舉官為縣令者僅得其半而積考多者亦得為縣令然則未必真可以為縣令者也縣令雖以舉官而為知縣所舉者亦未必真善治民者也以未必真善治民者積三四任而為知州其才亦未必真能為州者也如此而欲望州縣皆治何可得也葢其才不可以為縣令者常為掾丞可也不可以為知州者常為佐貳可也臣愚欲乞別異守宰與掾丞佐貳為二塗使才不

可為守宰者終身為掾丞佐貳才可以長民化下者雖久為守宰可也然後於守宰以擇監司或進為朝廷之官如此則才否分而人品別矣今誠能於州掾縣佐選其人可為縣令者授之中下之縣縣治矣授之上縣上縣又治矣授之以難治之縣難治之縣至一再皆治也擢之為知州初則授之以中下之州中下之州既治矣使劇州劇州又治矣而其人不可為監司為省府卿士以備選擢者未之有也若才不可以為縣也雖積歲益

久而寡過也不害其進官而為幕職州佐也夫才不可長民而為幕職州佐以終其身盖亦幸矣夫何恨哉

四曰廢贓貪

臣聞為國家者擇士而官之非以幸其身為民而圖治也制禄而頒之非以厚其家代耕而養廉也今稅民之粟帛損邦之貨泉隨其爵位而禄之矣貪汚之士以賕抵罪者歲不可勝數非獨為士者上負邦家亦朝廷法制有以召致之然也今吏部四選附籍者幾三萬員而

在選者常以數千員賢愚弗别廉汚雜處客食旅館或逾年而得一闕更兩嵗而及其期官冗員多莫如今日臣愚竊以謂仕於朝而食人禄矣公私過咎或不得免而肆然犯法以贜獲罪其迹顯著尚足矜耶而使之因緣赦宥積累期限而敘復之何也欲望詔有司凡以正贜抵罪者一切廢置示弗復用其或才能卓異不幸絓誤也命卿士以名上之付有司以議之或有可收也降等而官之終弗變也卿士同其罪則官澄而冗革矣

五曰謹疑獄

臣聞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獄訟至繁官吏至衆蓋獄訟繁則不得無可疑可愍之情官吏衆則不必皆明習法律之士前日愆雨之初臣不避誅戮嘗陳所以致旱之因矣我朝累聖臨御欽慎庶獄上遵先王之戒方州之請多原情而蒙貸矣夫以先王之聖智猶曰寧失不經今方州所請將事深文而務殺之耶設或不然又因

以罪其官吏官吏畏罪則取可疑可愍者遷情就法而殺之矣安事上請而取咎悔也哉况夫官吏之愚難以遍曉而務在免過希合臣愚伏望朝廷以前日所降詔旨特加修明廣示海宇俾可疑可愍之獄皆如平日以其實情上請付有司議之或失於妄請也亦如昔日特放其罪如此則疑情愍獄皆得以上聞而好生之徳周四海矣

六曰擇儒帥

臣聞用師之所先財用積器械利城壘堅士卒練將帥擇五者具勝敵之能事畢矣先帝憂勤積歲以儲兵備今粗會常平等積錢餘五萬貫穀帛匹斛亦復稱是財用不謂不積矣熈寧以來莘羽毛齒革之材講犀利之要巧者奏工殆餘十年械器不謂不利矣增城築堡擇當要處守禦之方無不詳盡城壁不謂不堅矣行陣坐作引弓蹶弩擊刺之法靡不講究士卒不謂不練矣虎貔之勇有功必賞賜官授節超逾倫等將帥不謂不擇

矣雖然吳子曰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為將萬分之一蓋言以勇擇將未盡其要勇敢之將迎敵以取勝可也若其制列城專一道撫百萬之衆馭貔武之佐失所能任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以是言之非通儒學士知國體者不足與知此臣不敢遠陳古事在仁祖時蓋非范仲淹韓琦龎籍之徒不用也然今日所當擇者臣竊𦂳朝廷加慮而深思也

七曰修役法

臣聞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使之以時人不告病後世則不然極人力而疲之莫之恤也昔者疲民之力莫甚於差役差役之甚至有破民家產賣及妻孥以瀆死者熙寧元豐之間以差役為病民也使一切輸錢於縣官官為賦閒民而役之方是時朝廷改法則意在息民議法之臣以寬剩為事平民輸之歲覺不逮復思差科之為幸也今者既詔有司講明差法前日所謂破家產之敝悉已蠲除而是非猶與議論未一皆以謂上

戸特幸中戸役併上戸特幸則求所以抑兼并而均民力中戸役併則其為病有過於輸錢臣愚以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確論也欲望朝廷命有司考二法之至要而裁取之參公論之可行而修定之使人便而久行百世無敝豈不善哉下此役法於四方而付其書於戸部以臣之愚見其必可久也欲乞再承詔旨許自邦畿以及諸路先召畿令因版籍即新書而裁損之次召近畿數路監司如畿縣之法自近以

逮遠因可以革非不踰歲而天下之役書全矣夫為法之大及物之衆休戚所係治忽隨之為國家者可不慎哉臣所以輒敢冒鈇鉞之誅而不能終嘿也元祐元年上時為戶部尚書

上哲宗論天下大勢可畏者五　賈易

臣竊以天下大勢可畏者有五而旱乾水溢日星譎見無所與焉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

道四曰人才廢鈌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夫毀譽不以其真則主聽惑主聽惑則邪正無别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政化陵遲亂之所由生也言上下相蒙則是人主聰明壅蔽下情不上達之謂也可不畏乎夫官人不任其責則萬事隳廢彛倫攸斁惡吏市姦而自得良民受獘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乎宇内以干陰陽之和災異所從而起也言政事苟且則是無復有治道而姦吏蠹賊靡所不至

也可不畏乎夫生財不得其道則公私困獘衣食之源日蹙用之於無事之時然且有患矣不幸倉卒多事則必狼狽窮廹而禍敗至矣言經費不充則是一切用度皆匱乏而斂散屈伸無及時預備之計人情易揺而根本有微弱之虞也可不畏乎夫教養不以其方則士氣浸弱士氣浸弱則節義凋喪偷合茍容之俗滋長背公忘君之風益扇將誰與立太平之基而乂寧王國者哉言人才廢鈌則是士君子無賢智可用之實而愚不肖

充牣於朝天下所從而否也可不畏乎夫人心不知所向則以非為是以黑為白更相賊害爵之以高位而不加貴僇之以顯罰而不加懼人君之利勢無以鼓動四方徼利苟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何所不有言刑罰失中則是人無所措手足姦宄由是而莫禁可不畏乎臣獨恨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之弊任事者不以為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為安也然則興廢補弊救溢扶衰豈無策乎欲知毀譽真偽

之情則莫若明四目達四聽使下無壅蔽之患讜言直
論日至乎前而讒說殄行無以遁其情則賢佞邪正皦
如白日中心湛然如止水如定鑒孰敢欺蔽以售其僞
耶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
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之謂也欲官人皆任
其責而政事修明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故四郊
不治則責郡邑之臣以其無敦本務農之效五品不遜
則責師帥之官以其無承流宣化之績夷狄畔渙則責

之邉師獄訟煩苛則責之士師盜賊多有則責之警尉羣司百官因任而責實黜幽而陟明著以一定之制則賢能者樂運其才而疲懦不肖者不敢貪位而尸禄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欲生財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賤末作崇儉約廢奢侈使四方之民各守其業不見異物而遷講明先王制國用量入為出之法行之天下將使公私富足而九年之食不匱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

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此之謂也欲教養人才必以其方則莫若闢四門以廣詳延之路縻好爵以厲廉遜之節明詔公卿大臣使各舉其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隨宜而用之不善者一切報罷然則巖穴無幽隱之賢朝廷多譽髦之彥矣書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欲人心皆知向正則莫若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不以親疎貴賤為之重輕與天下為晝一故為善於

家者必賞於朝為不善於幽暗者被罰於顯明所以風動四方而信於天下也如此故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之行不作書曰德明惟明德威惟畏此之謂也舉是數者一以至誠惻怛力行而無倦則太平極治之功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元祐六年七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哲宗論政事之要五　梁燾

臣聞天之愛養生靈必命仁聖之君以為之主而又生賢人君子於四方以為人主之用使君倡臣和共修善

政以代天理物而成太平之功故人君立政必求其賢人君子布列左右前後以為輔佐所以副天之愛養生靈之意也恭惟皇帝陛下以仁聖之資荷天授命太母以至公至正恭敬節儉保護清躬九年成德今陛下至明獨斷中外歸心太母可謂有社稷大功而恩及四海矣陛下方當攬政之初正是求賢之日當舉政事之要隨事以任人才各用其所長則上下交修治道成矣是能敬天受命副天愛養生靈之意也臣竊惟今日政事

之要凡有五事一曰人材不純二曰命令不堅三曰朋黨交通四曰百姓窮困五曰夷狄驕横此五者為敝已甚須廣求賢人君子各隨其材之所長而用之講求長策以去此五弊陛下必欲人材純一莫若明辨君子小人可用君子而使小人不可用小人而使君子也中正不倚正直公忠者此君子也姦邪阿附蔽賢營私者此小人也既知其為君子則必崇用而信任之既知其為小人則必消退而疎遠之信任之謂當用於要近常令

在内也疏遠之謂當隨才領事常令在外也又當求賢人君子於四方則天下之賢才皆得而為用矣書曰立賢無方謂不專用一方之士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謂進君子退小人在果斷而不惑也陛下必欲命令堅明莫若謹於更張審於施設無以淺事輒廢遠慮無以辯言輕動成法蓋條法頻改則人情惑而不安命令二三則主威玩而不重凡造令立事必先謀於大臣使之講究雖大臣以為是未可行也又示於近臣使之參考

雖近臣以為是亦未可行也又行於百官使之合議須羣臣皆以為是議論詳熟曲盡人情而不疑也然後可以行之一定而不可復變必使中外上下謹守敬信如日星之燦然可仰也書曰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謂作命所以示信於天下必謹之於初既行而不可改也又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謂不善不時者不可輕舉也陛下必欲無朋黨交通之患莫若判别邪正辨察真偽無惑先入之説必取衆多之議則事合公

當不牽於所愛必察偏私之情則真偽自明常使君子
在內小人在外則朋黨自消交通之歡自無矣易之泰
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謂君子進小人退則邪正分
而泰道成矣泰者天下安治之謂也詩曰雨雪瀌瀌見
晛曰消雨雪陰也比小人晛陽也比君子謂用君子則
小人自消也陛下必欲百姓無困窮之憂莫若賦歛寬
平徭役輕簡豐稔和平則安養富庶之使常有餘力凶
荒勞敝則救恤休息之使不至失所臣下有寛百姓之

請者擇而行之臣下有掊斂百姓之說者一切罷之郡縣之吏別立舉法以隔私恩如知州通判知縣縣令皆用公舉而不得以恩例為請則多得實材可以分憂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謂政事必於愛民官得人則善政行民悅而歸心矣陛下必欲夷狄賓順莫若修文德而立威制願面詔大臣精選忠實明信之士付以帥權勿用怯懦輕詐之人終誤邉事保守封疆寸土不可棄之愛養生靈一民

不可失之如其恭順聽命可行恩信如此則文德明矣如其傲慢叛命必用誅伐如此則威制立矣不可屈從俯就損德失威養成他日之患為朝廷憂也傳曰懐遠以德立德以威謂禦夷狄者必使畏威而懐德也恩威並行則可以制夷狄矣欲救此五者之弊在陛下信任左右大臣謹擇侍從要近公選諫官御史也大臣者陛下同體之臣也必須精察而揀擇之無牽恩私之情以絶僥倖僥倖進則悞國事既悞國事必有後悔及其悔

也亦已晚矣不若謹之於初也無惑左右之説以消讒間讒間進則蔽惑聰明忠直疎逺輔佐失道必有後憂及其憂也亦已晚矣不若謹之於初也大臣之間而宰相尤為之重故宰相重則朝廷重宰相輕則朝廷輕是宰相之任用人得失繫國家重輕社稷安危也而進退之際可不重乎可不謹乎願陛下照之以至明斷之以至公勿為輕聽勿為快意如此則忠賢得用左右得人矣既知其為賢人也無移臣下愛憎之言而或疑之又

加信任使之盡忠謀國修輔上德則百官皆得其賢萬事皆得其當天下可以安静陛下可以無憂也如用失其人則天下未得安静陛下未能無憂也此而一有失得在今日所繫尤重當陛下用人之初是四方觀政之日不可不謹也侍從要近者陛下左右獻納之臣也得賢人而在位則朝政闕失得以聞人材邪正得以知緩急於其間選用輔佐之任易為得人矣諫官御史者陛下耳目之官也尤須審任而親信之此而得人則所聞

皆得其公所行皆得其當不得其人則所聞皆得其私所行皆得其偏如所任得賢正之人則陛下視聽聰明矣可以分别君子小人可以辨定是非曲直可使消除朋黨交通如所任失於姦邪之人則為權臣耳目上蔽陛下聰明顛倒是非淆亂黑白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使君子不得進小人日益多如此則朋黨交通之私勝矣此官最為清要此地最當擇人陛下聰明洞達物情不可不察也臣愚不佞竊嘗留意於賢人君子

思有以助陛下今日求賢之意謹以其所知及采於公論有可以為近臣者有可以為言臣者各以其材之所長條具別奏願陛下擇而任之時以名字出於清衷自用三兩人以聳動羣臣耳目使朋黨沮喪失計忠良喜樂盡忠陛下今日欲求輔佐聖德正須用此等人也望聖心斷然必用之以合天下公議則朝廷之福宗社之慶中外之幸也臣子區區報國之心惟陛下財赦而垂聽焉

貼黃臣自塵侍從以至擢居近輔竊觀陛下有仁

聖之資望陛下行仁聖之事願陛下成仁聖之功

天下之大一力不能獨治自古聖帝明王必須臣

下共成洪業伏望陛下用此羣賢早成大功以慰

臣民之望

貼黄臣願聖明聽政之暇熟賜省鑒記其可用

之人姓名或面賜宣諭或御批超擢進用或臣

下有以愛憎之情妄進讒説望聖意無惑力賜

主張而必用之姦邪之計自不行使忠良慶會

激勵報君之心臣之此言誠欲上助英斷總正權

綱伏乞深留宸念元祐八年上時為尚書右丞相

上欽宗條畫利害　余應求

臣昨嘗面奏有治道之得失時政之因革及條畫當今利害文字伏蒙聖慈令臣繳進臣已進入訖然臣區區之意所謂治道得失時政因革者如盡復祖宗法度兼用元豐元祐之政伏覩陛下已降詔旨矣條畫利害如追贈司馬光等內侍依祖宗法罷廉訪使者廢苑囿以

賜貧民等事陛下已施行矣至於前日所條畫有未盡者又不敢隱默陛下虚懐聽納篤於求言如此若畏避嫌疑有所懐而不盡臣之罪也謹具條畫如後

一近者太上皇帝東遊逺涉江淮冒犯風露非所以保安聖躬欲乞遣使奉迎歸京深居宸嚴陛下日奉四海之養優游逸樂永保盛福

一近年以来凡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稍似稽遲㝠以不恭之罪百司執事奉行不暇雖或違戾法憲

不敢執奏又人臣啓擬有法所不可者取御筆行之尤為非便欲乞自今陛下意所欲行者臨朝與大臣議之毋降宸翰非唯有司可以審覆違戾庶幾權歸於上杜多門之政絶近習私謁僥倖之原

一古者文敝捄之以質近來文敝劇矣欲乞純法太祖之道尚質厚從簡易捐侈靡去煩苛以厲風俗

一古者國有建立更革必集羣議以從衆者為高自王安石行新法詆異已者為流俗士大夫議論雷

同無所可否六十年近歲尤甚凡有所為獨建議者謀之不復以利害可否詢於衆庶欲乞自今軍國之事博延羣臣謀之廣廷以盡下情取衆所謂可者而行之庶無敗事

一近來宰執並不見賓客所得進者門下親狎故人阿諛苟媚以事干請是以人材之能否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危邊鄙之利害政事之得失恬不聞知欲乞令宰執許於私第見客庶可廣詢世務

一君臣之間欲上下交而情通人臣獻言尤所難者

陛下既已虚心屈已以來天下之言欲乞每遇退

朝後開延賢士賜坐從容使陳治亂安危之本古

今興亡成敗之要及令百司無問大小各以本職

言事親加省覽以進忠讜

一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所以示後世人君知警

懼也然以臣觀之天下和平民物安樂年穀屢豐

乃為上瑞彼雲物鬼神之祥禽獸草木之異吉凶

未定也近年四方水旱盜賊不以聞而表賀祥瑞曾無虛月欲乞自今應有水旱盜賊災異毋得隱諱其祥瑞之事一切禁止

一祖宗官制簡而易行流品有叙自改官制以來紊亂重複今日尤甚欲乞内外文武内侍伎術等官並依祖宗舊制或謂行之既久未易輕改則乞減省中都職事釐務及州縣冗員以省邦用

一近歲名器輕紊以恩倖除大學士者六七人開府

使相者十餘人節度使以上無慮數員若承宣觀察防禦團練遥刺之類奴隸皆得為之欲乞例行追降

一西清官及三等職名所以賞勞用賢近來公卿戚里子弟及朋附權倖與夫以財利辦職者起躐華要乞盡行降黜今後凡有功於國有勞於民其人之賢允衆議者間除一二以為勸激

一諸路監司員數尚多無益於事祇増煩擾乞憲漕

之外有可減者併之如茶鹽常平自合漕司兼領

一燕雲之役道塗之人皆知其不可而邉臣喜功不恤國事唱為此謀以誤朝廷罪不可貸欲乞凡建議燕雲及後來以燕雲推賞者並行追奪以慰人望

一伏覩祖宗肇造區夏佐命功臣封以王爵可也近世褒寵大臣假以王號尤紊憲章欲乞降為國公

一戚里後宫之家公卿貴游子弟以恩幸進及士大

夫交結中貴列職朝著者尚多欲乞澄汰以清班

列

一近歲御前應奉有勞上書文理可采及特赴殿試

之人皆一時權幸干請欲乞追奪或勒令致仕不

理官品

一天下錢糧祖宗時盡總之三司使自改官制以來

錢穀散漫不盡屬戶部久矣近世中人總領名色

尤不一欲乞令天下錢糧盡歸戶部

一軍政久壞邊備不修將帥不選兵卒不訓練欲乞以老臣知軍務者爲樞使以祖宗之法修軍政復邊備訓練士卒選選將帥置之京師以待一旦之用

一自陛下臨御以來雖降霈恩然民間未受實惠而召兵四方不無煩擾伏乞應民間夏秋二税只納本色其餘無名科率盡皆放免和預買並乞先次支錢今年以前倚閣賦税不許監司再行催納諸

州上供亦乞參酌近年中數特加減損

一茶鹽法雖罷立額減鈔錢然民間猶未便也欲乞講畫取利民便國者行之

一常平法行之既久散多納少其法浸壞今若收之則詭名挾戶有籍無人不過監保正長地分人均納民間重困欲乞自今年以前應未納常平錢穀並可放免今後只以見在錢穀願請者給之不須比較年例更行賞罰

一免役法雖為便民然所募皆游手姦猾既給雇直又復受賕而保正長等又復有等第者為之則是既出雇錢又不免差役矣兼衙校之類多是借產業抵當率不過數百緡而差押官物或多至萬緡失陷侵盜家業不足以償欲乞參酌祖宗法制重行修立

一市易抵當與民爭利所得不償所費失體尤甚欲乞減罷

一近年以來賜第之家相望於京師欲乞非國戚主第者並行拘收雖係國戚主第而奢侈過制者改賜小第仍徹去之

一臣寮之家所得御筆詔札例皆建閣侥覬恩澤欲乞並令繳納朝廷其閣毀拆今後不得輒有陳請

一近歲公卿大夫下至庶寮耽於安逸專事游燕家置聲樂沉湎無度内則荒亂心術外則隳廢職事尤壞名義陛下既以聖德化之羣臣自當革心欲

乞更加訓諭其或不悛重行竄棄

一士大夫名節不立行義不修專務奔馳投獻自媒欲乞選擇端靖有守之士置之列位及招山林遺逸以為臺諫

一儒生問學不根本原專尚浮華互相蹈襲欲乞復祖宗制科取士及兼用先儒傳註義理之學當以人心所自得者形之於文不可斷以一說以誤後進王安石今之臣子豈宜列位於先聖之次乞降

從諸儒之列

一緇黄之徒不耕不蠶耗蠹衣食員數浸廣常住田産富於農民飲食服用侈埒王侯甚者招姦利無行業欲乞省併寺觀十存二三並作十方不得甲乙住持無敕額者並行拆去常住田産存留一半其餘納官召人租佃留為養兵之費逐年課試及恩澤撥放出賣度牒並行停罷除里後宫及大臣之家並不得置墳寺只以人戸守冢復其冢如古

之制減僧道等員其强壯者任便歸民庶幾生齒
寖繁戶口日衆以副務農重本之意
右件如前臣區區之意欲言者久矣厥路無由伏遇陛
下英斷聰明虛懷聽納故敢忘其固陋輒自罄竭欲望
采擇其中者誠以守之斷以行之庶幾朞月之間可見
太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靖康元年上時為校書郎
上欽宗條畫十二事　陳公輔
臣近者兩蒙聖恩召對親奉玉音事平之後當急於圖

治此實天下幸甚臣不勝踊躍抃蹈之至臣聞之聖人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凡興事造業扶危救衰要當勇於力行敏則有功烏可以後時哉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延頸舉首伺望新政遲遲未聞民感固矣況今宗廟垂休神祇降福陛下聖德所感强兵宿將皆願盡力軍聲大振敵氣已奪欲和與和欲戰必克事之可乎在旦暮矣然則陛下圖治之計宜早定睿謨以慰天下之望不可緩也臣自念平昔有致君澤民之志有犯顏

逆耳之言無路而不得進今幸遭遇陛下慨然顧治容受直辭乃臣自效之秋臣不避萬死條畫十二事皆今日治所宜先者預以奏聞伏乞聖慈貸臣狂愚少賜睿覽謹具列其目一曰審因革臣聞聖主立法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可則因否則革未嘗拘於一而不知變也國家祖宗之法善矣至治平而稍弊故神宗皇帝革而新之凡以隨時之宜適民之欲耳比來專以不變㒕豐之法為紹述之孝不問時之所宜民之所欲者曰以不

變為孝則是神宗自不當變祖宗法蓋法無必因亦無必革惟其當而已况今吏員猥多賦役煩重政令數易紀綱隳壞以至養兵取士馭吏牧民皆不如古法至於此而已弊矣尚何紹述為哉臣願考祖宗之法與今日所行善者因之否者革之詳求博取精思熟慮擇其至當者著一代良法不必拘拘以紹述為名而失其實也

二曰論大臣臣聞天子所與共天下者七八大臣得人則朝廷正百官治海内和平四夷效順茍非其人天下

不安豈可不論哉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相之難其人久矣古之論相必曰才足以有為識足以有明量足以有容三者固難全矣有一於此亦可任焉乃若以道事君以公滅私則難其人矣惟以道事君則自任以天下之重毀譽得喪不以動心聲色富貴不以累志可則行之不可則止唯以公滅私則孤忠自許不立朋黨所以鈞陶天下進退人才一付以至公未嘗著意於其間也本朝惟李沆韓琦為真相焉近時此風無復存者陛下

承變亂之後將大有為必得賢相共圖治功臣望陛下詳擇而審考之則必有名世之才為時而出者至於樞密之地政事之本綱轄之任亦必擇其真賢實能人望所歸者儻無其人自可兼之不必備也三曰辨邪正臣聞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自古治亂必主乎邪正自古之人君所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唐太宗知士及之佞德彝之姦而不用至房杜王魏則任之不疑所以成貞觀之治明皇之初委任姚宋以致太平至

於末年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自此分甚哉邪正不可不辨也然邪人乘間窺伺揣合主意阿權事貴持祿固寵故人主易以信正人責難於君不務苟且直道而行無所附麗故人主易以疑此唐德宗所以於裴延齡輩則委任不移於陸贄則怫然以讒倖逐也臣願陛下於易信者不可以輕信於易疑者斷之以不疑庶幾可得其實也四曰明賞罰臣聞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賞罰者人主之威柄安可以不當哉國家

承平既久萬事姑息故爵賞太濫典刑太輕貴游子弟雖乳臭小兒聯班侍從應奉官吏雖蒼頭奴隷躐取顯仕兩府大學而身不任責直閣待制而眼不識字伶倫嬖倖醫卜伎藝身被朱紫家盈金玉豈非爵賞太濫耶漢法大臣有罪皆棄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嘗殺戮大臣然竄逐嶺表固有之矣近時大臣懷姦誤國天下疾之乃令閒居都城坐享厚禄其他朋邪諂佞之徒姦贓狼籍罪惡昭著方且結交權貴與之營救或貸

而不問或朝竄夕召豈非典刑太輕耶夫爵賞濫則人多僥倖典刑輕則下不畏法此所以至於危亂也臣願陛下深鑒此弊愛惜名爵不輕以予人明正典刑不失其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如天地之無私則天下之治舉矣五曰廣言路臣觀自古人君苟不至有大惡如桀紂者未嘗不欲納諫然卒至於言路壅塞天下潰亂者皆權臣蔽之元帝之初聽蕭望之劉向所言及恭顯用事則不能容成帝之初數下明詔求言公卿奏議可述

及外家擅權則不復聞矣國家祖宗之時大臣皆公心直道故朝廷詔令有未便者臣下得以直言雖天子震怒大臣方極力救之至熈豐以來用事者欲新法必行恐人異已故排斥羣議有出一言則謂之沮壞良法必逐之而後已諫官御史以其黨為之觀望成風無復公議方太上皇帝詔求直言言之不中亦不加罪及蔡卞乃盡治言者如陳瓘等皆當世端人擯死不用士論痛惜臣觀今日其弊極矣大臣樂軟熟而惛骾切臺諫之

官與夫搢紳之士相習一律閒居議論無敢及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況望於人主前爭是非利害耶所以上下欺罔誕謾無所不至而召天下之亂也臣願陛下以前日為鑒擇臺諫官責其言事不稱職者凡政事法度有可議者詔臣下集議各獻其說無令權臣壅蔽聖聰則人人皆願明目張膽效區區之忠下情不患不通矣六曰勵風俗臣聞士大夫者風俗之所繫朝廷用賢士大夫以職業成政事以行義率風俗則民德日歸於厚矣

近時士人剽竊記問為讀書不能行其所言以纎艷浮巧為能文不能先以器識以傾險變詐為有材不能持以義節士之所尚如此而在位大臣亦以此為用人之先故奔競成風巧偽相扇禮義廉恥浸以凋喪而天下日流於薄也臣願陛下稍革此獘令廟堂之上選公忠廉退純實篤厚之人用於朝廷其浮躁衒露傾邪險薄者黜之示以好惡則天下之士皆相率為善可以革浮薄之風成忠厚之俗也夫忠質文之敝三代所以相救

臣觀今日禮法度數失於太繁聲名文物皆非實用習俗淫靡人情澆偽可不救之以質歟七曰收權綱臣聞太阿之柄不可授於人人主之權不可移於下漢自昭帝之時大臣秉權宣帝承之信賞必罰揔核名實所以收威權於上而成中興之功及至元帝牽制文義優柔不斷故漢業衰焉臣觀太上皇帝本以寛厚曠達之性在位日久不防姦邪浸以欺惑故羣小狃狎權移於下而威令有至於不行臣願陛下深鑒此獘排斥羣邪奮

然獨斷使威權皆出於人主則頽綱廢紀可以復振而天下之治無患不成矣八曰抑宦侍臣聞柔曼傾意佞諛盜朝漢唐禍亂皆原於此不可不知也然此曹蠱惑人主皆以其嗜好入之今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性聲色狗馬觀游宴樂皆所不近彼固無所肆其巧矣然尚有可戒者不宜崇其爵位任以事權盖崇其爵位則志得意驕任以事權則作威作福唐太宗時内侍不立三品不任以事惟閤門守禦廷内掃除可謂深鑒此弊矣

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瘠環孟子不畏臧倉聖賢君子寧沒身不見任用豈肯附麗幸臣耶其所以夤縁干進者必朋邪憸薄之小人也懷姦之臣皆倚之以為重卒亂天下可不鑒之哉九曰治財賦臣聞古者制國用皆量入以為出是以祖宗盛時斂取有經用度有節無虛費無妄予故常賦之外未嘗一取於民間而聚斂興利之臣亦不得容其姦矣比年費耗百出征求無藝聚斂興利之臣專以上供為名侵漁

百姓無所不至州縣率掠民不聊生陛下今日雖已盡罷御前供奉所須之物奈何軍興之時財用窘急於取民者尚或未已臣願事平之後詔有司以一歲經費立為定額常賦之外如茶鹽法刻民尤深者一切講究取其中制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海內富庶如祖宗時國用亦無患其不饒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十曰崇儉約臣聞儉為德之共侈為惡之大帝王所以訓天下未有不以儉德也比年承平既久海內富庶驕侈不期

而至故尊卑上下内外遠近皆以淫靡相勝衣服飲食極其珍異車輿屋宅飾以金翠聲樂玩好觀游燕樂其費不貲而物價騰踊細民窮苦蓋不可不節之也上之所行下之所效陛下在東宫儉德著聞今日臨御專以敦朴為天下先夫楊綰人臣也以清徳在位能使人減騶徹御罷去聲樂況以一人而躬行者乎然羔羊在位節儉雖化自文王而有刑威之政存焉臣願陛下明詔四方痛革前日侈靡之弊有不懲者重寘以法自京師

貴近始則此風可消而天下富足矣十一曰重外官臣聞監司天子外臺守令民之師帥監司得人則一路受賜守令得人則郡縣被澤此不可不擇也近時除擢監司或出貴倖之門或繇宰執親黨不覈才能不問資格至於郡縣尤不擇人侍從之官得罪朝廷乃付以民社貪饕之吏干求權要乃得除郡士人以縣令為俗吏不肯注受吏部以縣令非要官不加銓擇故為監司者人徼望輕不能舉善懲惡為守令者曠官慢法不能承流

宣化上下蒙蔽肆為姦欺窮困之人無所告訴臣願陛下謹重外任之官凡監司有闕選卿監省郎藩府有闕選侍從官所以均其内外更其勞逸其餘郡守之闕盡歸吏部如祖宗時以分數資望依格授之仍久其任無令數更易至於縣令雖有吏部選格更令侍從官舉充其有治狀優異委監司御史考察以聞特加陞擢使人知郡縣為重不敢不勉而四方萬里皆蒙朝廷德澤矣

十二曰修武備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治天下國家

未有能廢此也祖宗盛時邉備尤謹比來委任非人故
守衛中國禦戎安邉之策一切壞盡是以夷狄一旦長
驅而前良可駭嘆臣願陛下深鑒前日之弊以武事為
急內自京師外至郡邑講求兵備盡如祖宗之時況今
金兎雖已出境秋冬决須復來河東河北兩路尤當備
禦亦宜早為之計糧不可不積兵不可不募將不可不
擇城池不可不固車馬不可不修器械不可不備臣料
此等廟堂講究熟矣不復具陳姑舉其畧而已緣臣所

論十二事其次第雖有先後然皆今日之急至於武備
議者必曰當在所先而臣獨後之者盖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至於宣王亦曰内修政事外攘
夷狄今日雖夷狄深入禦禦之為先以臣觀之朝廷若法
度修舉大臣得人賞罰無私風俗歸厚以至下情得通
權綱不失大略如臣前項所陳則天下國家無有不治
矣彼夷狄自當懷德畏威望風遠遯豈足憂哉孔子曰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曰王如施仁政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臣所聞如此惟陛下不以為迂闊不勝幸甚靖康元年三月上時為校書郎

上欽宗論反正六事　胡舜陟

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熈寜間王韶建開邊之説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廣南勤師遠伐至崇寜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毋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

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棄契丹百年之好約大金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憑陵莫之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於中原問罪於都城親王宰執為質敵國猶蕩揺邊疆摶噬不已我師之出無不敗衂蹙國喪氣失威損重此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乎陛下踐阼適於斯時宵旰焦勞未見於效蓋天怒未觧人力豈能勝哉然天之與人相

去雖遠其應甚邇今欲上觧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應天觧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覩今日祖宗寛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尚循舊習驕奢貪鄙曽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閹官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鐫削懷才抱器者

陸沉州縣爵禄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不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氣自銷坐致太平

增光祖烈靖康元年十月上時為侍御史詔令三省照應施行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